



馬克思列寧主義 論人民群眾 在歷史上的作用

尼·普霍夫斯基教授著

13038

2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首先從哲學上來說明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指出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由於其階級根源和認識論根源，只能在思維、觀念的範圍內打圈子，不能也不願正確理解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則從世界及其規律的可認識性和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決定人們的意識出發，說明人類的歷史是物質資料生產的歷史，因而真正的歷史創造者並不是個別的偉大人物，而是生產物質資料的人民群眾。其次本書說明了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是隨着生產方式的改變而增長的。特別是在工人階級出現於歷史舞台以後，人民群眾的作用更加增長了。最後從各方面具體地敘述了人民群眾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條件下的作用的特點，以及他們在蘇聯共產黨領導下所實現的巨大作用。

Профессор
Н. ПУХОВСКИЙ

МАРКСИЗМ—ЛЕНИНИЗМ О РОЛИ НАРОДНЫХ МАСС В ИСТОРИ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ЗНАНИЕ»

Москва—1955

本書根據蘇聯“知識”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本譯出

馬克思列寧主義論人民群眾

在歷史上的作用

尼·普霍夫斯基教授著

李 宝 恆 譯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五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〇〇一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1 11/16 字數 31,000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8,000

統一書號：3074·90

定 價：(7) 0.16 元

關於人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中起着何種作用的問題，從來也沒有過像目前社會主義和民主力量與帝國主義反動勢力間進行着尖銳鬥爭的情況下所具有的這麼巨大的意義。可以有充分根據地說，現在，說明這種作用的理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這一理論日益成為國際舞台上鬥爭着的兩大勢力所掌握的武器，日益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中相互鬥爭着的對抗階級所掌握的武器。

只要正確地理解帝國主義陣營各國圖書市場上出現大量關於這個問題的論文和書籍的本意何在，那麼就不難證明上述的情況了。真的，為什麼最近十年來，特別是近几年來論述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即論述所謂偉大歷史人物的作用的著作特別多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對廣大人民羣眾運動的恐懼心理，從它對普通人的恐懼心理中去尋找。近年來，首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年代里，普通人的意義特別增長起來了。人民羣眾的作用增長了，因而人民反抗統治階級反動政策的能力也增長了；統治階級力圖使歷史進程倒退，並把人民驅入俯首聽命於剝削者意志的境地。

蘇維埃社會主義思想體系是以科學地理解人民羣眾的作用為出發點的，即是以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原理為出發

點的。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力求吸引最廣大人民羣衆積極和自覺地參加共產主義社會的建設，因為蘇維埃國家的成就和鞏固，是直接以人民參加國家的全部生活和活動為轉移的。

偉大衛國戰爭以後的幾年內，在我們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宣傳中，曾發生過這樣一種現象，那就是對於人民羣衆在為建成社會主義而鬥爭中的作用以及作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的蘇聯共產黨的作用的理解，違背了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這種違背馬克思主義的現象，表現在個人崇拜上。

個人崇拜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一些違反馬克思主義正確立場的宣傳員，在敘述歷史時，忘記了我國的巨大成就是全體蘇聯人民和全黨在黨的中央委員會領導下創造性努力的結果。

把個人抬得高不可攀，就會損害對黨及其集體領導機關（中央委員會）的作用的理解以及對人民羣衆的創造力的正確理解。在闡述各種事件時，黨及其中央委員會所實行的對於國家的集體領導，就會被看作是個別人物的個人努力所致。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關於崇拜個人對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危害性的直接指示被人們置諸腦後了。例如，大家知道，馬克思曾堅決主張在工人運動中消滅崇拜“權威”並把他們抬高到十全十美的完人地步的現象。大家也都知道，斯大林在一九三八年曾堅決反對兒童讀物出版局出版“斯大林童年故事”一書。關於這個問題，斯大林在他的信中說，小冊子中有很多誇張，不應有的頌揚，甚至歪曲真相；出版

这种書籍，会在兒童的意識中，引起对十全十美的英雄的崇拜，这些英雄能隨意地把“羣氓”引導到他們認為应当去的地方；必須燒掉这种小冊子，因为它有害於苏維埃人的布尔什維克教育事業。

个人崇拜对苏联人民和苏联共產党事業的危害是在於，它替社会革命党人關於英雄和羣氓的反革命“理論”助長声势。認為國家的成就僅僅是由於偉大歷史人物的努力而不是由於共產党（它根据客觀上起作用的發展規律來确定自己的政策）領導下的全体苏联人民的努力的那些人，使人民失去了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失去了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戰勝敌人，建成新的、共產主义社会的信念。

个人崇拜的危害在於，它不僅不能培养羣众的創造主動性、獨創性、積極性，相反地，却在羣众中养成一种相反的品質，即消極地等待事变，等待卓越人物、領導者把一切事情做好。

个人崇拜不是教育羣众忠於党，忠於共產主义事業，忠於苏联人民的事業，而是首先忠於个人和盲目地信仰領導者。

个人崇拜破坏苏維埃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基礎，麻痹苏联人民的警惕性，阻碍自下而來的不顧情面的誠懇批評的開展。

个人崇拜縮小集体領導的意义，从而破坏了党的生活和活動的基本原則。

党組織和全党的正常活動，正如整个苏維埃國家的正常活動一样，只有在遵守集体領導的原則下才是可能的。这一原則保證避免偶然性的因素和片面性的決定。党的領導的力量就在於集体性和團結一致。列寧把我們党的中央委員會称

为“領導者的集体”。我們的党和蘇維埃國家歷史上所有最重要的決議，都是集体討論后通过的。

例如，大家知道，苏联宪法是在宪法草案經過全民討論、並根据人民羣众所提出的意見做了多处修改以后才通过的。

集体領導的原則，不許可有不顧及羣众的經驗和党的經驗而通过的決議。人民羣众、党及其中央委員會的集体經驗，永远超过無論怎样偉大的个別人物的經驗。列寧寫道：“我們不能要求馬克思或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全部具体情况。这是胡說。我們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們知道什么样的階級力量沿着这条道路前進，而具体情况，实际上，这只有千百万人實踐時的經驗才能顯示。”^①

近年來，党在剷除个人崇拜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但是在这段時期內，我們的宣傳工作中却暴露了兩種極端。一种極端是企圖否認有必要繼續向羣众解釋个人崇拜的危害，理由是現在這個問題大家都清楚了，不需要再做解釋工作了。另一种極端是無政府主义式地企圖降低領袖在我們党和國家的歷史上的作用。這兩種極端都是有害的，必須予以克服的。

馬克思主义從來不否認卓越的活動家在歷史上的作用。但是馬克思主义的出發點始終是：只有在卓越的活動家正確地反映了社会進一步發展的業已成熟的任務，在他正確地反映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並依靠人民的条件下，他的作用才能是積極的。

①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五卷，第二六〇頁。

一 辯証唯物主义与歷史唯物主义是 科学地解决人民羣众的作用問題的 哲学基礎

在整个哲学史上始終存在着關於人在社会發展史上起着何种作用的問題。不同的剝削階級或多或少地以不同的方式回答了這個問題。但在这些不同的回答中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只談偉大歷史人物的作用怎样，帝王、征服者、侵略者、政治家的作用怎样，簡言之，也就是只談到这样一些人：这些人的活動在研究人類歷史時直接引起人們的注意、他們的名字又經常被佔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的思想家与某一歷史時代联系起來。

假如有時也提出人民羣众的作用問題，那也不过僅僅是“英雄”和“羣氓”之間的關係問題而已。这样的提出問題，就是把羣众視為与他們由什么階級組成無關，而把偉人、領袖視為与他代表並捍衛誰的利益即什么階級的利益無關。

把人民羣众描寫成愚蠢的、沒有頭腦的羣氓，从而証明由“文明”的資產階級來領導國家的必要性，这对資產階級思想家是最高有利的。

現代資產階級的哲学和社会学用尽一切力量和一切方法力圖証明个人無与倫比的巨大作用，並力圖縮小人民羣众的

作用。例如，帝國主義陣營各國的圖書市場上重新再版了卡萊爾的“歷史上的英雄與英雄崇拜”這一類的書。卡萊爾斷言，“……全世界的歷史，人類在這個世界上所完成的歷史，依我的理解，實際上是那些在地球上辛勤勞作的偉大人物的歷史。這些偉大人物是人類的領袖、教育者、模範，就廣義來說，他們是人民大眾所力求實現和希望達到的一切的創造者。在這世界上所進行的一切，實際上都降生到這個世界上來的偉大人物的思想之外在的、物質的結果，是他們的思想之實際的實現和體現。這些偉人的歷史真正構成了全部世界歷史的靈魂”。

現代資產階級的社會學覺得這樣的頌詞還是不夠的。它所需要的已不是單純的讚揚個人的頌歌，而是公開否認普通人的任何作用，把人民羣眾的作用降低到順從的、听命於主人的作用。為什麼會這樣呢？論述這個問題的現代美國作品回答了這個問題。近年來，帝國主義陣營各國內與再版論述個人作用的舊“著”的同時出現了許多純粹美國立場的書籍和論文：資產者怎樣使自己成為偉人，這種偉人必須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這些書籍指出，偉人的特征決不應當是慈善心，慈善心決不能使他獲得權力。“致有作為的人”一書介紹了一帖相當重的利己主義、傲慢、殘忍和狡猾的毒劑。

目前在美國極為流行的這種說法，說明了資產階級是害怕人民、害怕人民的覺悟和組織性的。資產階級就在各種“理論”中尋找安慰。這些“理論”告訴資產階級，偉大的歷史人物會指出一條脫離絕境（即資產階級使人類陷入的絕境）的出路，

而且資產階級還能給予世界以“偉人”、“組織者”，他們能制服人民，防止資本主義的滅亡。同時，這些“理論”使人民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不相信自己有能力改變世界，並使它成為真正自由的世界。例如，一九五一年加利福尼亞大學“社會學雜誌”就是這樣供認的：

“羣衆是可怕的威脅，因為原先他們只是消極的多數，國內的中立成分，而現在卻變成了積極的多數。”似乎，沒有比這個說得更明顯、露骨的了。但是該雜誌還更進一步、更有根據地解釋了對人民羣衆的作用的這種動物般恐懼心理的本質：“從前羣衆安於自己的地位，而現在卻要奪取傳統的社會精英所確立的理想、功績和行為的權力。”不難理解，這種理想和社會精英的品行規範所代表的是什麼。當然，這裡所指的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及其所習慣的、應該為廣大人民羣衆毫無怨言地接受的人剝削人的制度。所有這些理論，所有這些宣傳的反科學、反人民、反動帝國主義的意義是十分清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會科學中所完成的最深刻的變革，特別是表現於，他們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人的作用的問題，首先是人民羣衆的作用的問題。

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才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是以物質資料生產者這一階級的生產活動為基礎的過程。這就是說，人類發展的歷史第一次被看作是物質資料生產者的歷史。因為，這些生產者，在奴隸社會中是奴隸，在封建社會中是農村的農奴和城市的手工業者，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工人和農民，所以，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是人民羣衆

的歷史，是人民的歷史。

馬克思和恩格斯創造了真正的社會科學，並在這一科學的基礎上證明，人民羣眾既是物質財富的生產者，又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人類的全部真正文化是人民的文化，而不是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的那一小撮人的文化。當然，這不是說，藝術作品必定只由集體勞動才能創造出來，或科學上的發明必定是集體的發明。這僅僅是說，人民的創作永遠是一切偉大的詩人、藝術家和音樂家創作的無盡的泉源。例如，格林卡完全正確地說過，人民創造音樂，而作曲家僅僅把它改編一下而已。

發明新的勞動工具的天才的工程師以及發現自然界或社會的某種發展規律的學者，經常概括物質資料生產者階級的勞動經驗，概括人民運動的政治活動經驗。由這個或那個有才能的人民代表者所概括的千百萬勞動者的生產經驗和政治經驗，是人民的全部文化成就。如果不依靠人民羣眾過去的全部活動，不利用千百萬人在其生產活動過程中所獲得的成就，那麼無論什麼人在任何時候也不能有所發明和發現。人民經常為個別人物的創作活動創造物質的和精神的前提，而人民本身創造了人類歷史。

這就是人民羣眾被吸引來參加社會建設的人數越多，則科學和文化的發展越徹底的原因。蘇聯的科學和文化之所以如此繁榮就是因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千百萬人民羣眾被吸引來參加新社會的建設，來參加自覺的生產活動。人民——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成為這些財富的所有者。社會主義國家的工程師、作家或學者概括

人民活動的經驗；但是這種經驗，較之資本主義各國人民活動的經驗，是具有不同的性質的。這是羣眾自覺活動的經驗。

人民羣眾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的現實意義，遠遠超出了僅只在理論上提出它的範圍。蘇聯的廣大人民羣眾的自覺努力是能夠建設並建成共產主義的。因此，正確回答人民羣眾和個人在蘇維埃社會中的作用如何的問題，這將不僅解決一定的理論問題，並且也將解決下面這個實際問題，即為了從社會主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黨和國家應當採取什麼樣的措施來利用人民中最廣大階層的全部力量。

*

*

*

為了正確地解決人民羣眾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重要的是必須注意應當把什麼作為正確回答這個問題的前提。對於哲學基本問題的正確的、唯物主義的回答就是這種理論前提。唯心主義甚至永遠不能正確地提出人民羣眾和個人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問題，更不必說它是永遠不能正確地解決這個問題的。這是因為，唯心主義哲學始終只在思維的範圍內、觀念的範圍內兜圈子，從來沒有從唯心主義的抽象轉向物質生產，這就是說，它永遠沒有能力並且也不希望正確地理解人在社會發展的全部過程中的真正作用。

正確解決人民羣眾和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的第一個基本前提，是唯物主義地回答哲學的基本問題，也就是肯定物質、自然界、客觀世界是第一性的，而意識、思想是第二性的，是由客觀存在着的物質世界派生出來的。在正確地（如果一貫地沿着這條道路）、唯物主義地解決哲學基本問題的條件

下,人的活動和行為,在研究者的面前,不是以人們的絕對自由意志的結果出現,而是受物質的制約的。人們的意識決定於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在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中,生產、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正確地解決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二个方面,即正確地理解人認識其周圍現實的可能性問題,這是解決人民羣眾和個人在歷史上作用問題的前提。大家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不同,認為世界是可認識的。人是能夠認識自然界和社會的發展規律的。

提出關於人認識其周圍現實的可能性問題,就足以得出肯定的結論,即否認認識世界的可能性的哲學家是不能發現人民羣眾或個人在歷史上的真正地位的。唯心主義者是不可知論者(根本否認有可能肯定地說明外部世界的客觀存在),他們總是不得不談到英國哲學家休謨的話:“我只確實知道我自己的愚昧無知”,或“哲學的使命只是為了使知識較少的人們驚訝”;而不是為了積極地解決人對外部世界的關係的問題。但在這種情況下,人和人民羣眾的作用將被化為烏有,而社會發展竟似乎是服從於神的、不可認識的力量。

證明世界是不可認識的企圖,特別是證明社會發展規律的不可認識性的企圖,是現代資產階級一切反動哲學的特征。

否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客觀性質,是退出歷史舞台的社會階級——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資產階級害怕承認歷史過程的規律性,因為承認這種規律性就會使勞動人民得出資本主義社會必然滅亡的結論。不相信科學地認識真實的可能

性，拒絕科學，力求隱瞞歷史發展的一切規律，這就是關於不可能理解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性的一切議論的階級意義，這就是資產階級懷疑論的意義。

否認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是所有現代美國唯心主義社會學的基礎，這種社會學力求證明，只有武力才能够確定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現在，一切最反動的社會學“理論”都是以否認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性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力求用謊言來代替真理。

例如，現代美國作家奧·耐依里的劇本中的一個主角就這樣說過：“全世界的歷史是真理不能影響歷史進程的明證。謊言……可以給我們這些不幸的人們灌注生命力，無論是糊塗的人或者是清醒的人。”

不相信認識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可能性，這就等於否認發展的規律性，這就是害怕能理解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並為自己的需要而利用這些規律的普通人。

應當指出，那些斷言人之所以能够認識世界是因為世界似乎是觀念的體現或異在的唯心主義哲學家，也否認人民羣眾的作用，理由是人民似乎不可能是這一觀念的體現者，而僅僅是偉大歷史人物活動的背景。

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斷言，世界是可認識的，社會發展的規律也是可認識的，從而給正確回答人民羣眾在人類社會發展上的作用問題以理論上的基礎。

但是，正確解決意識對物質的關係問題和人認識外部世界的可能性問題，只是解決羣眾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的哲學

基礎，而不是這一問題本身的解決。這從哲學史上的某些哲學家那里就可以看出來了，那些哲學家唯物主義地解決哲學的基本問題，但同時卻站在唯心主義的立場上來解決人民羣眾在歷史上的問題。例如，十七——十八世紀的英國唯物主義者（培根，霍布士）特別是法國的唯物主義者（狄德羅，爱尔維修，霍尔巴赫），就是這樣的哲學家。他們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第二性的。他們也是以人能夠認識外部世界、人有一切根據來正確了解自然發展規律為出發點的。但是十七和十八世紀的唯物主義者終究不了解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的本質，因為他們不能把唯物主義擴展到人類社會發展的領域中去。他們的唯物主義是形而上學的，是有局限性的。當問題涉及社會的發展時，法國唯物主義者就從唯物主義的立場走到唯心主義的立場上去，並且說：“意見支配世界。”

這種對於思想在人類社會發展上的作用的錯誤理解（思想是第一性的，而社會存在是第二性的，是由思想派生的）不可能使十七和十八世紀的唯物主義者發現羣眾和個人在人類歷史上的真正地位。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間的關係被頭腳倒置了，結果，實際上有賴於社會存在而發生的思想，似乎決定着社會存在，而思想的存在並沒有物質的原因。在這樣解決問題的情況下，新思想就會在偉大人物的頭腦中毫無根據地產生出來，並成為歷史過程的推進者。

歷史唯物主義斷言，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地，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只有在這一個基礎上，才能得出唯一正確的結論，即生產一切物質財富和文化財

富的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

*

*

*

為了正確地解決人民羣眾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問題，必須要以正確解決哲學上的自由和必然性的問題為前提。

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哲學發展的全部歷史，表現了解決這個問題的二條路綫。

一條路綫的出發點是，人——這是自由的個人，在無論什麼條件下都不感到表現其自由的困難。根據這種觀點，意志自由就是人能夠隨心所欲地行動，因為人的行動，除了任意發生的願望以外，沒有任何原因。

但是，如果人照他所希望的那樣去活動，他的行為沒有客觀的物質原因，那麼，人的活動和行為就是不能解釋的，因而在全部人類歷史的發展中，就不能找到任何規律性。在這種情況下，全部人類歷史的過程就具有神秘的性質，這個性質既不能了解，也無法研究，因為絕對自由的，即不受任何限制的人的意志，和在此基礎上發生的人類活動，是無法研究的。

這種妄誕的、反科學的、主觀唯心主義的“理論”，在佔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哲學中，得到很廣泛的傳播，這種理論總是與“神性的一部分附着”在人身上的說法聯在一起。由於這一部分是可大可小的，所以歷史的過程決定於偉人，他能將人類歷史的進程轉向任何方向。這種唯心主義哲學認為，正是偉大的歷史人物是人類歷史的創造者，而且人類歷史中所實現的一切，都是他的活動結果。他希望把人民領到那里，就到那里，他創造歷史不依賴於有沒有解決這種或那種任務的客觀

前提。

这种所謂“唯意志論”永远是政治上的冒險主义的哲学論据。希特勒德國的战争計劃就是以此为基础的，美國帝國主义者也企圖把它的建立世界霸权的計劃建筑在这个基础上。

十七——十八世紀的唯物主义者，反对把全部歷史看作是自由的和什么限制也沒有的人的意志的結果的立場，証明在社会中起作用的是盲目的必然性，而人的意志在人類社会發展中沒有任何意义。这种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的理論，在哲学發展的許多年代中一直存在着。古代希臘哲学家德謨克利特早已宣佈，自然界中沒有偶然性，就同沒有自由的人類意志一样，有的只是必然性，因為一切都由因果联系的鍊条联系着。这种立場实际上直到十九世紀一直在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中間佔着优势。根据这种觀點，人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是按照必然性行動的，必然性自動地支配着人的一切行動。人只是覺得似乎他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動的，可是实际上，他所做的是他不能不做的事，因為联系的因果性鍊条迫使他这样做。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貶低了人的活動，因而也就貶低了人民羣众的活動，留下的只是盲目地起作用的必然性作为行動的原則。

自由意志的擁護者否認任何必然性，把人類社会的發展过程歸結为偉大歷史人物的偶然出現，歸結为这些偉大歷史人物的沒有任何根据的活動，而第二种觀點則取消人的作用，留下的只是歷史过程的必然性，作为主要的、基本的、唯一起作用的原則。在这种外表上是唯物主义地提出問題的后面，

就隱藏着唯心主義地解決問題。問題並不會因為我們如何稱呼這必然性而有所改變：天命，命運，神的預見，或者就是必然性。解決這個問題的形而上學方法（這種方法只承認：或者是……或者是……。或者是必然性——一個極端，或者是自由——另一個極端），結果一定會使唯物主義地思維的人們，在許多別的問題上，成為宿命論觀點的俘虜，即典型宗教立場的俘虜。

需要回答實際生活問題的時候，持有這種形而上學觀點的人們聲言，例如，落在國王頭上的一顆沙粒或微塵，都能改變事變的全部進程。他們說，如果國王害了一種病，那麼這種病就會引起無數災難。國王的惡劣情緒，能夠引起對政治問題的錯誤決定；戰爭之所以開始，只是因為法國統治者——國王害了肝臟病。

因此，這種觀點實際上就是承認“偉大歷史人物”的決定性作用，無怪乎甚至形而上學唯物主義的最卓越的代表，在說到人類社會的改造時，也指望“這個世界的有力人物”。他們全都是“文明的”君主制度的擁護者。

形而上學唯物主義的任何一個代表都具有上述關於十七——十八世紀唯物主義的那些說法。我們能從他們中間的某些人那里發現，在解決這個問題時，在某種程度上接近於問題的辯證提法。例如，斯賓諾莎在回答人的意志是自由的還是不自由的這個問題時，曾說自由是意識到人的行動的不可避免性。

但是，斯賓諾莎對必然性的認識，不是對必然性和自由之